XIAOSHUOLIANZAI 小说连载

香秘

■嘎子

魔镜

什么琴声？

风一样的柔软，花一般的清香。小鹿漫步在草地，鹰悠闲地在高空摇晃。琴声轻轻地呼唤，我醒来了。我看见许多金色的粉沫在空中飘着，那就是音符。我听见有人轻声地叹息，琴声举得很高，似乎快把顶上戳个洞，然后又碎成金色粉沫缓缓地落下来。

我能抬起脖子了，手也有了力气，腿还有些沉重，还绑着夹板，却也能抬起来了。我活动了下手臂关节，看来没有伤到骨头，就撑起身子半躺在铺了软垫的床上。

四周没有人，屋子敞亮像是裸露在日光里。我发现这间很宽的屋子像是从崖壁上掏挖出的，墙壁是整块青灰色的石头，有些地方浸出了水，染上了一层绿幽幽的青苔。光源竟然是从一面雪白的墙壁上发出来的。开始我以为那是快巨大的冰，过去伸出手来摸摸，温热的。荧光在玻璃面的墙体内闪烁，我嗅到股太阳烤晒般的气味。

另一面墙是个很大很古旧的书架，整齐地堆满了厚厚薄薄的书。我能看清书脊上的藏文、英文、汉文，像梦里一样的怪异。可这确实是一间奇怪的大屋子，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那部凡尔纳的小说《神秘岛》，怀疑自己从高空掉下，掉进了尼麾船长的那个神秘的火山洞。

侧面有道木门，绘着艳丽的花纹，旁边是个神龛，点着两个铜灯盏，龛内是空的，有几只红翅蛾绕着油灯飞，影子也是红色的。我听见了流水声，哗哗哗响在脚下。屋子里竟然有条小水溪。地面是粗糙的没经打磨的红色岩石，溪水就从岩石的沟槽里缓缓流过。我看见水里还流动着小鱼，是那种没有鳞片的高原黑背鱼。

我把双脚放下地，岩石是暖和的。我想站起来，脚还没有力气。

“别动，躺下来。”有声音在我背后说。

我回头，有个穿着白色衣袍的老头站在那儿。老人须发如雪，脸色暗紫，眼睛细眯，眼角隆起草根须似的皱纹。他手抬起来，朝我轻轻地摇摇，叫我躺下去。他说：“躺下去，你脊椎和腿上都有伤，刚刚才给你修复完整，还没好利索，动了会再次受伤你就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我没躺下去，昂着僵硬的脖子，有些激动：“我是在哪儿？你是谁？”

他说：“你是在我这儿。我是谁？我叫阿洼，你就叫我老阿洼吧。你放心，不是想害你的坏人。你想好得快，就好好睡一觉。”

我躺了下去，那部探险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的“张”跳出来。那也是个别人看不出有多老的老头，在香格里拉是个知识渊博的智者。我笑了，笑自已竟然以为小说里的人就是眼前的这位老人。我仰看着天花板上的彩画像晴空晚云似的飘荡着。我眼皮有些沉了。

我还是强硬着脖子，不让自已睡过去。我说：“求你帮帮忙，救救我的同伴。”

他看着我，眼睛是湿润的。他手掌在硬白的头发上搓搓，说：“是那个黄毛洋人？”

我说：“肯特是个优秀的飞行员，救救他吧。我们还要一起去完成任务。”

他眼睛闭闭，好像有些伤心，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我的胸前，说：“对不起，我没法救活他。”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肯特的影子好像还在我眼前晃着。我说：“他在哪儿？”

老人轻轻把我按来睡着，说：“我把他埋在雪地里了，还有你们的飞行器，也让雪埋住了。”

我又想撑起来，想对老人吼一声，别埋葬我的飞机。可我已没有力气说话了。身子在暖暖的热气里正渐渐地融化，化成哗哗啦啦流动的水。

老人声音低沉，像是从遥远地方传来的亲人的呼喊：“你在那片死亡的荒地上已经走了十天了。整整十天了呀，与死亡纠缠博斗，你终于甩掉它了。你累了，该好好睡一觉了。你听，那些鸟的叫声像不像母亲唱出的催眠曲？”

我没听见鸟叫，却看见了一群小鸟在开着花的草地上嬉戏。那是梦里的草地，广阔无边，绿色的草生长到天空上去了。我跟着鸟跑，也会跑到天空里去。

康韦、巴纳德、马里森、布琳克洛小姐，还有那个神秘的老人“张”。我在牙齿与舌尖上细细嚼着小说里的人物，在梦的草地上漫着步。身子轻如灰尘，一丝柔弱的风都会把我刮到很远的地方。

我醒来时，屋子似乎更亮了，有片柔和温暖的阳光罩在屋内。老人在念叨着什么，听着像是咒语。我撑起身子，那闪动的光亮刺激着我朦胧的眼睛。我看见那堵闪着光亮的冰墙像电影似的正放映着什么。老人站在墙壁前，背对着我。他念叨着，手掌在墙面上一晃，映象变成一片狂风嗥叫的雪原。雪很大，浪滔似的在荒野是翻卷滚动。他手掌又一晃，把雪野里的什么拉近了。我看见一队人在雪原上艰难行进。人与牲畜都披满积雪，驮着东西的牛在深深的雪地上缓缓挪动，人裹着厚重的皮袍，把头埋得很低，在狂风里一步一步地挣扎。

老人也低下了头，把手掌摊开捂住了眼睛，似乎有些伤心。

我听见他喃喃低语：“死亡缠住了脚步，寒冷没有尽头。倒不下去，就会走出冰河冷窖。”他的手又在画面上一晃，镜头朝远处拉长，我看见了一片壮观得有些悲凉的画面，巨大的冰峰雪山在滚来又滚去的黑雾里挣扎。茫茫雪原冷寂如无人的外星。河水在雪原上划出哀伤的曲线，那些站立着默哀的人就是披着厚雪的高原杉树。

我看见有些小黑点在画面上移动，想看清那是些什么，就爬起来，伸长了脖子。老人感觉到了，手一挥，画面消失了。他唉的叹息一声，回过头来，说：“那是外面的世界，寒风与暴雪横行，并不弱于你们正在进行的残酷的战争。”

我指了指那堵冷冰冰的墙，想问那是什么，嘴里却说：“那里有道门？”

他回头看看，嘴一咧笑了。老人笑起来很好看，慈呼呼的像是菩萨。他说：“你听说过魔镜吗？”

我说：“是神话里的那个魔镜？”我想起小时候，妈妈讲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的那个魔镜。可以看到世界任何地方，还可以说话。当然只说实话不说假话。

他笑出了声，说：“我这是透视窗，就像魔镜一样可以看到外界任何地方。这是我们香巴拉人的发明，已经出现了上千年了。”

他不说了，我却惊奇极了。不为这个神奇得像是神话的魔镜，而是他说的香巴拉。那可是香格里拉另一种说法，难道那次飞机失事，真的把我送到《消失的地平线》里的那个神奇的世界来了。

那个康韦，还有许许多多像康韦一样相信香格里拉的人都在寻找，却踪影全无的神奇世界，我却在无意中，闯进来了……

SHIGE 诗歌

我用一种方式面对草原（外四首）

■刚杰·索木东

我用一种方式面对草原
我只能用一种方式
守望亘古未断的梦幻
一些笑容解读五月的温暖
而一行脚印
就在归乡的途中渐行渐远

无法留驻
一颗心最珍贵的灿烂
无法诠释
老阿妈穷尽一生
都没有擦亮的那盏灯盏

而谁又能坚持
用一生的幸福换取一段心愿
日子重复着日子
在自己默默走失的路口
守夜人空守着昨夜的璀璨

星光依旧洒满大道
一滴露贮不满所有的眷恋
谁又能轻轻放下平凡的名字
迎着风
把那首歌从头唱完

最后的安慰

置于池中的浮萍
尚未开花，早已有
簇拥的鱼苗和水草
寻找合理的栖居
——从遥远的南方归来
此刻，我并不想谈论
和酷暑有关的话题

如果早起，尚能遇见
沉默的远山，蓬勃的烈日
当然，如果再安谧一点
如果能够，心怀慈悲
你还可以遇到
永久的宽恕

这些年，躬行于大地
时常会得到泥土的赞誉
当然，如果再贴近地面
还会看到，那么多的手臂
挥舞着，高蹈的意义

浴火的凤凰，不过是
对夕阳的最后臆想
作为弱者，更多的时候
我们宁愿相信
每一个异象的天空
都是对不公的安慰

晨语

总是喜欢，把一切
都想象得过于美好——
比如，一定有露
凝在熟悉的叶片上
比如，一定有雨
轻轻敲响途中的窗
比如，可以骑马归来
踢散萦绕此生的思念
比如，可以卸下骨殖
轻轻松松地，步入
下一个平淡的轮回

可羁绊依旧，包裹着我们
越来越平常的每一个日子
午夜归来，甚至不敢奢望
能有一盏亮着的灯
——而唯一庆幸的是
从梦中醒来，尚能
面向东方，轻轻说出：
“早安！众生。”

我们都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所有的灯，都会在
暗夜的尽头，渐次明亮
所有的路，都会在
熟悉的晨曦，渐行渐远
受难的母亲，站在
胞衣脱落的地方
独守一世的清贫

我们都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

萨嘎达瓦的桑烟，还在
圣地拉萨，袅袅升起
安多藏地的晨露，早已
凝结成祛除百病的甘霖了
端午的父亲，躲在
时光背后，宛若一段
无药可治的疾病

我们都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

那么多的阳光，还在背上
花儿一样盛开，那么多的风
正在吹绿，夏日的草地
那么多的女子
逐渐变得温润

我们都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

在春天想起圣哲仓央嘉措

在春天
在沙尘飞扬的北方的春天
想起圣哲仓央嘉措
想起那个日渐冷去的午后
最后一个背影
在雪山背后漫漫消失

这个时候炊烟还没有升起
这个时候所有归家的呼唤
还没有升起
惟有一管牧笛
在青海湖微微的余波里
仔细品位着大草原绿色的神秘

桑烟袅袅
法号宏亮而久远
久远而宏亮的法号声里
一双不愿为王的清澈眸子
正绕过鹰翅
把蓝天和白云一起定义

有谁还能听到优美的歌声
就在生命的最深处慢慢响起
又有谁能够
把整个世界的尊贵
用几句诗歌轻轻代替

XINLINGBOKE 心灵博客

有水就能开花

■熊燕

去小婶婶家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正照射在院中简易花架上，暖暖的。花架上飘逸的是吊兰，吊兰的叶片又细又长，如翡翠般碧绿晶莹，玲珑剔透，迎风舒展。

小婶婶四岁的孩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黄色外套，一会儿跑到院前的小树旁，一会儿又笑倒在小婶婶的怀中，一来一去，乐此不疲。

同去的闺蜜被这种水乳交融的亲昵感染，用肘悄悄碰了碰我的胳膊。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小婶婶天生残疾，两条腿不能正常行走，左手不得伸直，整个行动全靠右手扶着一条小凳向前移动。小叔叔虽然长得五大三粗，却并不精明，靠当搬运工养家糊口。没来的时候，闺蜜听了小婶婶的故事，以为家中一团糟，谁知进院一看，庭院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孩子和她的衣服虽然有几分旧，却干净，清爽。

闺蜜不知道，小婶婶当初怀孩子时，很多“好心人”都劝她将孩子打掉。想象着她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呢，怎么带孩子？没人顾及到她的母爱。自有了孩子，小婶婶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散过。对于育儿，也有了自己独到的心思。她家旁边是马路，有七路车经过。每隔一段时间，她便带着小板凳，抱着孩子去一趟市区。即使有时候不买东西，她也带着孩子转一转，一路兴致勃勃地给孩子讲解着窗外的风景。有时候，她会带着孩子去家电商场转转。那里经常有人在发广告气球或者小扇子餐巾纸之类的小玩意。看着孩子欢呼雀跃的神情，她的心也跟着欢喜。家中稍有宽裕，她会带着孩子去动物园，或者世界之窗……在同龄人中，她的孩子无疑是最贫寒的，可是，她孩子的见识和快乐一点都不比别人少。

闺蜜家有一个五岁的孩子，这次同我来时，特意整理了一大袋孩子的旧衣旧鞋。这会儿她却有些犹豫，担心伤了小婶婶的自尊心，忐忑着，悄悄望了我好几眼。小婶婶却爽朗地笑了，指了指闺蜜脚旁的帆布袋，说：“是送给孩子的衣服吧？孩子长得快，正愁没衣服穿呢，真是太感谢了！”然后，一扭头，对孩子说：“宝贝，去，将大姐姐的书提来。”

那是我上次提来的，说好是送给孩子的，她却说书还是借着读好，看了后再还给我们。并说，如果可以，希望我每次都能带点书来，阅读对孩子有好处。

我知道她的心理，如果只是给予，那么只有一次，或者几次。但是，“借”就不一样了，有借有还，再借便不难。孩子却笑了：“大姐姐，这几本童话故事真好看，特别是《丑小鸭》。妈妈说，我现在就是一只可爱的丑小鸭，总有一天，我会变成‘白天鹅’。”

临走的时候，小婶婶执意要送我一盆吊兰。吊兰已经开花了，花很小，只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很不起眼。但是很好看，雪白雪白的，一朵花有四五片花瓣，纯洁得像玉石雕刻。轻拨开花瓣可看到淡黄色的花蕊娇羞而坚挺地站立着，淡雅得令人怜爱。我对小婶婶说，我最不会伺候花花草草了，我担心自己养不好它，白白伤害了吊兰。小婶婶微微一笑，说：“这花可好养了，有土就能活，有水就能开花。夏天太阳火辣，它照样舒枝展叶。冬天寒冷，它依旧绿意盎然。”

有土就能活，有水就能开花。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从小婶婶的嘴里说出，却有着不一样的美好，如这吊兰，有着淡淡的清香……

梵唱。阿汀绘图

作者简介：

阿汀，藏族，四川民族学院美术系副教授、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作品参展、获奖情况：《春早》参加建国四十二周年四川省美术作品展；《青果》《故乡的云》入选“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艺术节美术作品展”；《秋风吹过》入选“四川省第三届少数民族艺术节美术作品展”；《高原红》入选“四川省美术作品展览”；《高原红》“四川省第四届少数民族艺术节美术作品展”，获得三等奖；《秋风起》参加川滇藏少数民族艺术节美术作品展；《秋风起》入选第五节中国艺术节美术作品展；《圣乐》入选由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民委、《甘孜藏画新作展》；《夏日》参加四川省新人新作展。

作品出版：《四川省首届大专院校教师美术作品集》《四川藏区画展作品集》。

SANWENSHI 散文诗

纯与不纯的风景

■徐澄泉

一个人的饮酒方式

他独坐街头，自斟自饮。酒碗像一枝银亮的猎枪，他时刻瞄准自己和别人。

他进入一片空旷的雪野，渴盼能遇上什么。一个人，一棵树，一只凶恶的狼，一缕飘逸的风。

一个人，从他面前匆匆走过。

他探出头颅，意欲探及遥远的冰峰，或者路人幽明的心思。他把自己想象成太阳，唯一的太阳，以阳光为目光，搜猎每一只臆想中的蝴蝶和每一丝如乐的声音。

眼前的楼房，就都成了挂满果子的橡树，对他含蓄地笑。

于是又有一朵鲜花在明媚的街景中绽放。他想前往雨季，听鲜花的歌唱和哭泣，看自己于痛快淋漓中酣畅的样子。

他便以狼的方式豪饮自己。

久而久之，便有一缕风，从他酒中流过。他品出一股涩味，就兀然壁立，绕过自己，回家去。

期待一场纯色的雪

梦想便是一场纯色的雪。

梦想于温馨的梦外，油然而生。

一种情绪在风中索索发抖。不寒而栗。寒也栗！你便进不得梦中寻梦。

令人呕吐的天色糊涂得沉重，像三座大山之一座，压迫着路上的妇女，以及男人。精神开始阳痿，佝偻之躯在风后，躲躲闪闪，如影如鬼。人形与人魂，除保持一定距离以外，只呈现一种阴郁的状态，默默哭丧着天，彼此不想抵达，亦不能抵达。

阳光沦陷于河，彼岸不可抵达。

我与你开始陌生。

你宣称：在一次紫色的期待中，我们共饮蓝色的咖啡共进玫瑰色的舞厅。而我不能出卖自己，回答你Yes。我与你终究陌生。诚如理想与现实，其神秘和混沌没有一丝一毫新鲜的意绪。

唯一的期待便是一场纯色的雪了。你和我及你我的复数，于暝色入梦之时，都在期待——一场雪。

天空，果然绝妙无穷。

一个男人及其影子

她在男人后面，以男人为镜，熟视周围的事物，体味其中的意蕴：日薄西山，残阳就在男人凹凸的肩头，一步一步地走。她如同渴饮一杯柠檬色的水，心中蔓延无尽的滋味。

她想。男人一年四季，风中雨中，为她流汗，为她落泪，为她淌血。她便亦步亦趋地跟在男人后面，亦步亦趋地流汗、落泪和淌血。他们蜿蜒的步履，融入山中女妖悠悠的歌谣和星星晶莹的童话。

他日，男人从夕暮牧归，她变成一只小猫，一只小狗，一朵小花，蹦蹦跳跳跃入男人滚烫的情怀，开放了一夜。她用甜蜜的泪，用香酣的梦，用温柔的俚语，为男人做了深沉的洗礼，使男人成了英雄。那一夜，男人的粗声恶语，就是英雄的凯歌。

那一夜，石榴花灿烂了山野。

然而，她却不是男人。她当不了男人，她只是男人的另一个影子，朦胧如月。

男人便如一座高山，便如一尊铜像，永远矗立在她的心野，成为她永生永世不可企及的景致。

山野女人，终为一个旁观者。

QINGJINGGAOYUAN 情景高原

赏鸽

■史红霞

自从养了几对美国王鸽，我的生活显得充实起来。喂鸽、赏鸽，在走廊一站就是好几十分钟，我被这些活泼可爱的小家伙们迷住了。

鸽笼是一层层的在走廊一端叠起来的，一共有五层，每层又隔为两个小笼，一个小笼养一对，严格的“一夫一妻”制。鸽笼并不算精制，但放进那五颜六色的鸽子，就显得五彩缤纷、璀璨夺目了。好似一幢“彩色的五层楼。”

王鸽体态优美：胸圆如球，尾短而翘，顶平额宽，颈粗喙短。在这些美丽的小天使中，有被人们称为“大红袍”的纯红鸽子，也有被人们称为“大地白”的纯白鸽子，亦有像乌鸡一样的纯黑鸽子，还有像凤凰一样的凤头鸽。至于花鸽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有黑、白、蓝、绿相间的豌豆花，有红、黄混杂的菜籽花，有熊猫图案的黑白花，亦有像鹦鹉和翠鸟一样的彩鸽，还有瓦灰、米色……

特别是那只翠鸟模样的鸽子，它十分活跃，非常喜欢停在笼中那根横着的竹秆上，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竹秆。它颜色特别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一双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米黄色的小嘴，煞是逗人喜爱。

王鸽除了它的自然美以外，还有较高的“表演技艺”，如展翅、拖翅、换气、踩绒等。它展起翅来，两个翅膀像两把彩色的大毛扇，非常漂亮；它拖起翅来，像两把彩色的扫帚扫地一般有趣；它换起气来，像热恋中的情人接吻，难舍难分；它踩起绒来，更是多姿多彩。王鸽似乎也通人性，越是有人观赏它，它越爱表演给你看。

王鸽“咕”的声音很好听，特别是在求偶的时候，雄鸽低着头，围绕雌鸽打起转来“咕咕咕”的有节奏地叫个不停，并且咕一下，抬一下头，拖一下翅子。似乎在说“我爱你”“我爱你。”直咕到雌鸽频频点头，表示接受“爱”以后，它们才口咬口地换气。换完气，雌鸽会主动蹲下来，这时雄鸽立即上背踩绒。

王鸽哺雏也是很有趣的。一对鸽蛋一般孵18天后就可出壳。雏鸽一出壳，亲鸽就像多情的父母一样，口对口地给雏鸽灌气，培养雏鸽受乳的习惯。出壳后约4小时，亲鸽的嗉囊便分泌出鸽乳灌喂雏鸽。到了第九天，亲鸽就会将经嗉囊浸润的粒料喂给雏鸽吃。喂食的时候，雏鸽将嘴放进亲鸽嘴内，亲鸽则将嗉囊里的食倒出来喂给雏鸽吃。每倒一次，身子就像人打寒颤似的弹一下。雏鸽长到18天左右，亲鸽又会下蛋，这时雌鸽抱蛋，雄鸽喂雏，30天后雏鸽就出笼单立门户了。

雏鸽刚出壳时，身上长着毛茸茸的黄毛，待一个星期后长出粗毛，显出颜色。长到10至13天时，雏鸽身上的粗毛就长得像是倒插着的一根根银针，看上去又尖又硬，似乎会把你的手刺穿，但摸上去却很柔软。

王鸽分工很明确，白天雌雄互换抱蛋或喂雏，晚上雌鸽抱蛋或护儿，雄鸽守门，以防天敌入侵。王鸽体重不算轻，成鸽大的有2斤多，像只公鸡，小的也有1.6斤左右，像只新母鸡。刚满月的雏鸽一般每只都在1.3至1.5斤。鸽肉营养极为丰富，是筵席上的美味佳肴。

饲养王鸽可谓赏利两全。我喜欢喂鸽，更喜欢赏鸽。它不但会使你的生活饶有情趣，更重要的是能陶冶情操，忘掉烦恼。只要你往鸽笼前一站，一天的疲劳也就消失殆尽了……